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1年12月27日

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美编：  
向明平丽

【闫红说红楼】

## 省亲背后的官场密码

□闫红

所谓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的一场盛事，竟然是覆灭的缘起，无论是局中人，还是旁观者，都很难猜中这结局。

这盛事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的元春省亲。第十六回，元春晋封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，贾母等人“不免又都洋洋喜气盈腮”。好事成双，不久，宫廷宣布了新的探亲政策，除了每月逢二六日期，允许椒房眷属入宫探视之外，“凡有重宇别院之家，可以驻跸关防之处，不妨启请内廷銮舆，入其私第，庶可略尽骨肉私情、天伦中之至性。”直白点说，就是嫔妃娘家房子够大，能做好安保工作，可以把闺女接回家吃个饭。消息一传出，嫔妃们的娘家人兴奋值都爆表了。

周贵人的父亲在家里动了土，吴贵妃的父亲，去城外看土地，元妃娘家荣国府的地皮是现成的，“从东边一带，借着东府花园起，转至北边，一共丈量准了，三里半大”，规模不小。

规模之外，更讲究风格，后来我们知道了，这个大观园略带混搭，绮丽的怡红院、素朴的蘅芜苑、清幽的潇湘馆，还有被贾宝玉评价为“穿凿扭捏”的走乡土风的稻香村等等。

风格需要装点，要栽花种树，还要养动物，鹿啊鹤啊什么的——那会儿还不流行羊驼，还得有小尼姑小戏子等等，方显得花团锦簇又不失格调。这些开支不小，单是采买小戏子及置办乐器行头这一项，荣国府就从存在江南甄家的五万两银子里支取了三万两，凤姐说了，剩下那两万两，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幔帐使用。

看多了数目字，我们难免麻木，可与后文做个对比，第七十二回，两三千两银子的花销，就把贾琏给难住了，跟鸳鸯商量着，要把贾母的家底偷出去当掉，应眼下的急。三百两银子能把王夫人急上两个月，也是拿了家里的“铜锡家伙”当掉，“才把太太遮羞礼儿搪了过去”。

今昔对比，让人不免感慨，若是没有那么一场铺张浪费的“省亲”，只怕不至于窘迫到这个地步。贾蓉也认为“省亲”是荣国府“致穷”的开始：“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，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，就知道了。再两年再一回省亲，只怕就精穷了。”

明知道是一桩赔钱买卖，贾府上下当初为什么还那么来劲？他们不算这个经济账吗？

当然不是。贾家上下四五百口人，管事的凤姐一向算盘打得精，贾政也不糊涂，他们不见得没有算过经济账，只是在这笔账目之外，还各有各的主意。

贾政们图的是面子，换个更高级的词，叫做政治附加值。贾家发迹，是靠祖上的军功，到了贾赦贾政这一代，皆无所作为，贾政原本想走科举之路，若是成功了，自身能多一些成就感，家族也能多一些存在感，但皇帝额外赐了他一个官职，说是体恤先臣，却让贾家更无勃发的可能。

在提升或是巩固政治资本这件事上，他们家唯一具有造血功能的就是元妃在宫里的发展。大张旗鼓地操持省亲一事，一可以强调他们是皇帝的亲戚，二可以为元妃在众嫔妃中挣面子，看多官斗戏的都知道，妃子在同僚面前是否风光，在皇帝面前是否得宠，都与娘家实力有关。更严肃的史书中，康熙皇帝痛斥他儿子八王胤禩，罪名之一居然是“系辛者库贱妇所生，自幼心高阴险”，妃子娘家背景如何，还会影响到下一代。

贾赦只知享乐，贾政就成了家庭顶梁柱，做志趣高远不理俗务状，不过是掩饰自己的无力感，对于未来，他不无隐忧。元春省亲，是他的一支强心针。

贾琏们不会想这么多，但同样觉得脸上有光。贾琏甚至难得地说了一堆很堂皇的话：“如今当今体贴万人之心，世上至大莫如‘孝’字，想来父母儿女之性，皆是一理……”总之是一大篇官话，罕见的一个正经脸，连凤姐都跟着颂圣：“可见当今的隆恩。历来听书看戏，古时从未有过的。”

面子之外，更重要的是里子。这场盛事工程庞大，这就给了他们权力寻租的空间，《红楼梦》里或隐或现地提了几笔。

省亲事一出来，贾琏的奶奶赵嬷嬷首先就找上门来，帮两个儿子找工作。接着贾蓉又带着贾蔷来拜访，谋采买戏子的差事，前面说了，这一笔预算算是

三万连银子，后续还有置办其他东西的两万两银子，凤姐贾琏一商量，完全不用经过招标，就许给了贾蔷。贾蔷也是个上道的，揽下差事，便问凤姐贾琏要什么，贾琏笑他别太兴头，同时留了后话：“我短了什么，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，且不要论到这里。”后面贾琏要了什么？可以按照“此处省去××字”的思路去想。

不透明的工程中水分太大，贾芸通过给凤姐送麝香冰片等香料，揽到了种花种树的活。收到二百两银子工程款，他给了花匠五十两，剩下那一百五十两，刨去给凤姐行贿的开支，就是他的纯收益。

元春省亲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。大观园需要继续维护，盛筵上一次性使用过的小尼姑小戏子也没有被遣散。荣国府人口急剧膨胀，可是在这之前，冷子兴就跟贾雨村指出，贾家的一大问题就是人口包袱：“生齿日繁，事务日盛，主仆上下，安富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划者无一。”省亲之后，所有的问题都变得更加严重了。

虽然贾政与贾琏各有所图，但经济问题毕竟是个硬道理，他们对家族命运就一点不担心吗？那倒也不是，眼睁睁地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朝外花的原因是，他们以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。

这种错觉，曾经通过贾琏奶奶赵嬷嬷的口表达过。赵嬷嬷说起当年贾家在江南接驾，“那银子花得像淌水一样……”又说甄家更牛：“别讲银子成了土泥，凭是世上所有的，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，‘罪过可惜’四个字竟顾不得了。”凤姐不免发问：“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？”赵嬷嬷经验老到地说：“告诉奶奶一句话，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！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。”

这话听上去极有道理，似乎也暗示，接驾也好，省亲也罢，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然而，到了第五十三回，曹公却借贾蓉的口，反驳了这一说法，当宁国府的庄头乌进孝认为省亲这件事儿，“有去有来，娘娘和万岁爷岂有不赏的”时，贾珍不由笑出了声，对贾蓉说：“你们听听，他这话可笑不可笑。”

贾蓉笑道：“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，哪里知道这道理？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？她心里纵有这心，她也不能做主。岂有不赏之理，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玩意儿，纵赏银子，不过一百两金子，才值了一千两银子，够一年的什么？这二年哪一年不多赔出几千两银子来？”

赵嬷嬷那些老到之言，都是没见识的人瞎琢磨？倒也不是，她和贾蓉的认知差异，正反映了曹公无法说清说透的隐衷。

荣国府致穷的过程，很多人认为与当年江宁织造曹寅曹家太相似。言及曹家显赫，很多人会说起康熙六次下江南，四次由曹家接驾。在当时，这的确是莫大的荣宠，但对于当事人，亦有些难以外人道的苦衷。

康熙南巡时，自称曾“明白降旨”：“南省诸物，丝毫无侵，官不宿民房，食物皆由光禄寺买给。”意思是不想骚扰地方，接着又说：“朕驻跸江南时，以备办行宫华丽颇费。朕即降旨：朕幸南方视察民生，仅驻跸二三月，尔等备办太过。时三织造奏曰：我等乃皇帝家奴，我三处公同备办。”两段话加在一起，就是康熙南巡时不想花地方上太多钱，包括曹寅在内的三织造答应他们来想辙。他们一度想要地方捐备一部分，康熙很不高兴。

可这钱从哪里来？如果他们不想赔钱，亏空就在所难免，好在康熙与曹家自有默契，没有深究。到了雍正当朝查亏空，曹家与朝廷的默契被打破，在雍正的毫不容情中，曹家命运急转直下。

看上去是帝王太凉薄，而曹家过于巴结，又失之于糊涂，但是在皇帝面前，他们等同于家奴焦大，不过更懂事一点。当皇帝驾临，他们怎能不倾己所有，甚至透支未来，换他片刻欢颜？只要皇上高兴，所谓亏空，就不过是一个虚悬的数字，到不了眼前。这是曹家的错觉，也是古往今来许多人的错觉。

“元春省亲”是缩小的“接驾”，它是繁华的极致，也是衰落的开始，字缝中有无数细节透露出那些不被揭示的游戏规则。只是，与当下那些津津乐道的官场小说不同，当曹氏言说这些时，更多的是一种悲凉。他带着慈悲之心，看着这些人满面春风，看着这些人孜孜汲汲，看着他们大踏步地朝着覆灭走去，却无法伸出手，做一个遮挽的姿势。

【时节】

## 腊是极好的乡味

□汤飞

由于天气冷得早且肉价较往年低，今年的“腊味季”提前到来。仿佛约好的，不少窗户上相继挂起了腊肉香肠。行人可以从丰实里想象主人对种类的精挑细选，对口味的精调细制。在如今的春节餐桌上，腊味已不再占据绝对的C位，但终归是不可缺的，无腊不成年嘛。

对我来说，尽管食谱不断丰富，却仍旧对腊制品情有独钟。它是最能代表家乡的味道，点缀团圆的味道，足以勾起回忆的味道。

在老家，杀年猪是非常隆重的事。孩童们先看得津津有味，一家人再吃得津津有味。

除了邻居选购少量猪肉，其余大部分将制成腊肉，滋润未来大半年的农家生活。因为“费肉”，装香肠并非热门选项。为长期保存，需要多抹些盐巴，码在大盆或桶里腌几天，再用粽叶穿起来晾晒。要么在相邻两棵树的树杈间架一根竹竿，集中悬挂，要么直接吊在桑树枝头。山林的鸟闻香而至，趁人不备，先下口为强。所以，小孩子会领到赶鸟的任务。每当麻雀、喜鹊等试图靠近，立即握住破开一头的竹竿拍打地面或树干，惊吓驱赶。一来二去，有胆大者竟对急促的响声充耳不闻，落到最远的肉块上，不慌不忙地啄食。察觉人走近，才从容不迫地振翅飞走，是故意捉弄孩童吗？

待肉有了几分腊味，爷爷抬手割一小块来做臊子、炒菜或煮油稀饭，打发孙子的油渣似乎多出几粒，格外香。到外婆家作客，趁上山放牛，表哥偷偷切下几大片腊肉，拿铁丝穿着烤，猪油接连往下滴，边烤边流口水，比家里炖炒更美味。回家后，表哥就该流泪了，谁叫他切完肉忘记遮掩而露出破绽呢。正是这一缕缕香味，从那时一直飘荡至今，令人忍不住回味那些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的情景。

腊肉晒得差不多了，在远方打工的爸爸妈妈也该回来了。盼望他们的是家人，迎接他们的是腊肉。短暂团聚后，随之奔赴他乡的也有腊肉——尽可能地多塞几块。鼓囊囊、沉甸甸的行李包里装着故乡的浓浓滋味与厚实温暖，吃的喝的穿的都有。

靠着“细水长流”的节约思想，有时直至夏天，还能吃到腊肉。我总会抱怨：“腊得哈喉。”腊味巴在喉咙上，咳不出来、咽不下去。爷爷说：“有肉吃还不安逸？这是最后一刀，再想吃要等明年。”

圈里的猪贪吃贪睡，正快速长膘。腊味飘香时，又能够见到父母啰。